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万历野获编

第二部

(明) 沈德符 著

●卷十二

○吏部

【中书考察】大计六年一举，定于弘治末年，其典最重。五品以下，俱听考察。内惟翰林学士得免考，以示优异。已而讲读学士，亦请如例，遂并免之。其坊局等官虽贵，则照各官同听吏部处分矣。至于内阁书办，即今制诰两房中书官，宪宗朝，命本院学士，会同阁臣，与讲读以下等官考察，不许吏部干预，皆所以重文学侍从之体，非他官得比。然嘉靖以来，仍从吏部都察院为政矣。至于文华、武英两殿中书办事等官，以及御用监各项匠官，例皆先期乞恩免考，盖又以他途，摈之功令之外，非特恩也。又太医院及钦天监，以方技亦如之，迨其后也。太医与两殿中书，仍入计典。惟钦天监则至今犹然，不考察，不丁忧，不告老云。

【辛亥两察之争】嘉靖三十年辛亥，当大计京察。是年正月，锦衣卫经历沈炼抗疏纠首辅严嵩，其词甚峻。嵩力辨，谓炼作县败官调简，今知京察必处，以故建言祈免黜幽。上怒，捕炼逮治，斥口外保安州为民。计竣，吏科都给事张秉壶又纠吏部尚书夏邦谟不职，得旨致仕。万历三十九年辛亥，当大计京官。先一年冬，御史金明时劾吏部侍郎学士王图，其词亦峻，

图疏辨未奉处分。至次年二月临考察日，掌河南道御史张京兆具密启于吏部尚书孙丕扬，谓明时前疏要挟免察。丕扬阅之震怒，即闻之上，令闲住。明时辨疏犯御名下一字，上亦大怒，发刑部赎罪为编民。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，台省继之。丕扬辨其激，而攻者不已，不一年亦请致仕。从来司察冢卿，未有被弹射如此者。且指白简为挟免，亦惟此两辛亥。恰好六十年，岂运数使然耶？

【大计纠内阁】六年京官大计，吏部都察院主之。及事毕，纠拾大僚，属科道为政。而阁臣票拟去留，或下部院覆议罪状当否，以听上裁。则太宰、御史大夫与内阁辅臣，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计之人，向未有纠及之者。自穆宗登极考察，而高新郑为言路所憎，聚攻不去。乃至南给事中岑用宾、御史吕校，以大僚纠及之，识者咸谓非体。而时情正侧目新郑，方以此举为快心，无有救正之者。以故己巳再出当国秉钧，恣情黜陟，亦尔时激之使然。又三年而高被逐，江陵专政，则内外大计，一出其手定，部院不过一承行吏书矣。每年初冬朝审罪犯，俱太宰主笔，相仍已久。至庚午秋复当审时，高以首揆兼掌吏部，则事体非旧例可比，谓宜遣他尚书代行，而高奋然自请往谳，所释放最多，较他年加数倍。而王金等，以先帝升遐，误用方药，坐大逆重避者，亦改遣戍。盖欲坐前任首揆徐华亭，以诬罔先帝大不道也。卒之穆宗允其请，而往事终不究，则高此一行徒伤相体耳。后万历戊戌年朝审，太宰偶缺，旨下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笔。甲辰年亦缺太宰，又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笔，斯得之矣。

【己亥大计纠拾】己亥大计，最为平恕。惟董太史思白（

其昌)以私隙,为朱考功石门(敬循)所中外转,似未服人。至于南京纠拾大僚,则可异矣。如右都御史沈继山(思孝)、吏部右侍郎杨复所(起元)、兵部左侍郎许敬庵(孚远),皆一时人望,尽入网中。远近骇愕,莫知其故。冯巨区祭酒谓余曰:“此非纠劾疏,乃荐举疏也。”时祝石林(世禄)为南吏科,以一人掌六科印,遂有此举。至次察乙巳,祝亦不免。前三公者虽被指摘,终无丝毫之玷,而祝遂不振。

【乙巳两察之异】今上乙巳大计,疏上不下,久之中旨批出,特留降调科道官数人。盖首揆沈四明专庇给事钱梦皋、御史张似渠辈,因并诸言官留之时以为异事,群起争之,而不知前乙巳之更异也。嘉靖二十四年春,京察疏上,内不谨主事周玉等,并御史谢瑜,命照贪酷例为民。浮躁主事朱执中,革职闲住。盖于部议加重焉。即而吏科河南道拾遗,则中允郭希颜、光禄少卿谈相,俱在斥罢之列,独得旨留用。其后二人俱受极刑,亦在世宗朝,更异矣。惟兵部侍郎张汉在劾中,上独命锦衣官校扭解来京,盖汉先在部,欲令总督大臣,得斩将以行军法,上黎之未发。至是见疏触怒,故及祸。比逮至,以刑部谏迟,改镇抚司刑拷,竟发镇西卫充军。皆从来未有之事也。及两京察事俱竣,御史桂荣又申救前任南御史、今升常州知府符验执法爱民,而南考功郎薛应旗为常州人,以私怨报复,致之降调,乞复原职。上命符验仍谪,而调应旗于外。在桂荣计后论救,非故事也,上竟不问。盖前乙巳,世宗总揽大权,或轻或重,俱出独断。后乙巳,则考选久废,科道晨星,首揆欲市恩言官,破格留用,要皆典故所不载也。

后乙巳南察时,给事中储纯臣署吏科,本在事主计人也,

亦以不及降调。察疏发后，尚在署草拾遗疏，有相知者告之，始杜门，亦奇事也。又前六年己亥主计，南吏科祝世禄已升宝卿，亦以察谪，中外称快。

【铨郎索顶首】吏部郎以货取者，莫甚於嘉靖季年。吾乡项刑部治元，以万三千金得之於严氏，严败亦逮至，瘐死于狱，自是此风顿衰。然至今上辛卯、壬辰间，犹有陋规可笑，凡先入者将引疾，必荐一人自代，例以五六百金为谢，至馀姚吕允昌，有催讨之谤。癸巳入大计，始相戒禁止。至于每省一人转正郎时，必以疾请，待新者将满求归，始再出管选。此旧规也。自甲午后，蒋兰居（时馨）以尚宝改授，竟掌选权，为白简所逐，而铨体大敝。梅大庾（守峻）继之，以户部郎中改入管选，亦被论去，朱石门（敬循）以礼部郎中改入，亦掌选得升太常寺少卿，皆变体也。自是而后，皆以主事入，亦无直至选郎者矣。

嘉靖间每省凡三人，一在京，一在家，一在途，徒以热官享趋附费供应耳。今定为二人，里居与现任，皆新旧兼用。

【都给事升转】六科都给事升转，惟吏科多升京堂，馀则一内一外，如庠士之挨贡，不敢擢越。内则四品京堂，外则三品参政，盖外转以正七得从三，亦仕宦之殊荣，而人多厌薄之。因有“官升七级，势减万分”之语。后复为劳升、功升、闰升三说：劳如使琉球之类，功如边功督工程之类，闰升则吏科管察，及耆旧起用之类。人始以意为迁就，而避外者多因之得计。至癸丑年因争熊之罔（廷弼）学差一事，波及礼科都周永春，不当内推，台中汤质齐（兆京）起攻太宰。太宰举一内一外旧

规为言，又驳之谓非典制，说久不定。因得旨命六科会议，言人人殊，而谓科臣但当内擢，其最不肖者间出一二人于外，则众口如一。盖以琐垣得藩臬，如郡邑之劣转王官也，此又不知出何典故矣。上久格行取，言路寥寥，其中者，俱积资岁久。视京卿若冷局，恋禁闼如凤池。此时周都谏亦不富得外，特汤欲逐太宰，误引之耳。时方视外转为御魑魅，投虎豹，不觉争先护周。至于会议出，而年例遂因之不举矣，恐祖制终难高阁也。

【五贤附察】丁丑冬江陵夺情，两京大小九卿，各有公本保留，乃至御史则曾士楚为首，给事则陈三谟为首，合词请留。时惟词林吴赵救正之，廷杭州六十为民。比部艾沈继之，杖八十。最后进士邹则语益加厉，杖一百，与二比部同遣戍。至辛巳京察，复别缀本末，欲永锢之，夫已氓已戍，宁须更丽考功法？弇州《首辅传》中姍笑之，谓江陵繁识人，而瞽乱若此，知其不久矣。此实至言，但谓将五君子入庚辰外计中，则实不然。当时弇州目睹其事，而谬误乃尔，信乎纪述之难也。

【考察留用】六年京察，典制最重。其以不及、浮躁处者，系绩增事例，降一级调外，以曲全人材。其后拔擢，不妨致们公辅。然当其时即留用，仍故职供事者，在先朝有之，久不经见矣。乙巳大计，主察者为署部少宰杨正庵（时乔）、左都御史温一齐（纯）为政，疏上旨出，切责当事者不公，而留台当谪者数人，其所注意则仅钱给事，及御史张似渠等三四人而已。举朝相视不敢发。而听补郎中刘楚磐（元珍）、主事庞尧封（时雍）特疏纠沈四明破坏典制，庇奸欺君诸不法，俱得旨谴罢。最后浙人贺吏部道星（灿然）继上清平之疏，请亟下考察降谪

诸臣，以完大典，亟罢主察徇私之臣，以明公道。徇私则指温三原也，贺故与四明厚善，故斥温之私，以著沈之公。时四明在告不入阁，得旨贺亦罢为编氓。是年温去位，次年四明与商邱亦同罢相。

沈四明与温三原不相下，已非一日，然外犹示羁縻。以故甲辰年，温考二品六年满，故事，止当得太子少保，沈特为请加太子太保以悦之，几忘隙修好。未几管察，尽处其腹心，由是嫌猜愈深，不可解矣。其年七月，三原得致仕去，四明遂滋，不为物情所附云。

【考察留用】今上乙巳大计，疏上，旨下留科道数人，一时大骇，以为创见。然嘉靖十八年己亥，考功郎中赵汝濂主内察，欲斥主事赵文华。时太宰许赞力持不可，谓此权门私人，疏一上必为衙门累，汝濂原以身当之。及和旨，文华果留。又工部属魏姓者，为堂官尚书周叙所憎，被斥，汝濂不许，而不能夺。比科道拾遗疏上，独留之。赵后官至少保尚书，魏王都御史。然赵故严分宜客，是时严仅为大宗伯，而威焰已能钳结上下如此。至于前嘉靖丁亥，兵部侍郎张璁，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泽，则已降两淮运副，仍守故官，寻升右谕德，万为异矣。

赵汝濂、云南之太和人，初以壬辰科庶吉士，授吏部考功主事，居吏部五年而管大计。故事，铨郎无竟授者，汝濂得是官，即迁正郎，升南尚宝卿，以至副都御史协院。至嘉靖三十年辛亥，亦以大计自陈调外，则相嵩久在首揆，而赵文华亦登贰卿久矣。文华留用事，实录失载。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计，御

史叶忠被察，上特命留用，寻升大理寺丞。其事与赵文华、彭泽同时，而史亦不书。

【卑官被察仍留】巡按浙江御史左瑞，与参政俞士悦、佥事施信考察所属嘉兴县丞赵恭，罢软为民，恭诣阙自诉，云士悦偏听與隶李保之谗而陷之。上下其事于巡抚浙江侍郎等官核之，果如恭言，吏部覆核以闻，上命瑞、信二人各罚俸三月，惟士悦与李保并付按臣鞠讯治罪。盖谓其事俱起于参政之受谮，故特重其谴，且与與台并下吏，其辱极矣。此事在正统三年。又十年而俞士悦者，已拜刑部尚书，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，又六年而去位。夫以方面大僚，纠一邑佐，已诬反坐矣，其时何颜对吏民？他日何颜掌邦禁”且至八年之久，岂一眚不足玷生平耶？今丞簿即受诬，固无敢自鸣冤抑。又鸣，且无死所矣。是时卑官昭雪者不乏人，因嘉兴为吾邑，故纪其事。

【大计部院互讦】内外计典，皆吏部、都察院，主持商榷。即有未愜，亦调剂两平，未有察事既竣，部院复自相攻者。惟成化四年冬，以星变察朝臣。时南京则吏部右侍郎张纶、都察院则右佥都御史高明主其事，已奏上罢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人矣，上以会官考察，各掌印官不同佥名为疑。时侍郎叶盛、都给事毛宏，以案他事在南京，遂并以属之。纶乃上言：“顷会官考察，其考退之中，若员外兰谐等三人，人材可惜；左府经历吴宣等十九人当斥？各堂上官不从臣言，而都御史高明刚愎自用，十三道御史岂无一人可斥？高明心怀不公。虽居风宪，臣柔懦不立，不能进贤退不肖，原与明俱罢。”高明亦以妨贤误事自陈，上皆不许，比叶盛、毛宏覆奏至，则云会时张纶不能对众执论，察后乃辗转烦渎；高明亦不与纶诚心商榷，以致

积忿猜疑。二人俱宜逮问。纶所议留议斥，俱考察已定，恐难纷更。上是之，纶与明姑不问。按部院同管大计，事后乃争计如此，真向来未有之事。此后累朝计典，其服人与否俱不论，然俱端即休，始终无忤。直至隆庆间，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、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，以考察科道，事后相讦。今上辛亥，京察孙冢宰，与许副院事后相左，则成化已兆其端矣。

【言官例转反诘】甲辰春，刑科给事中钱梦皋，推湖广参议未下，梦皋自以疏请，谓：“左右给事外转，始得副使参议。若散给事不过僉事，以处不称职者，谓之劣转。今臣特散给事耳，参议这推，胡为乎来哉？吏部以为优，臣则自揣无功；以为逐，臣又自省无罪。乞敕问该部，明数臣功过，何以充年例？”得旨留用。按科臣例转，无求免之理，更无反诘铨司故事，乃主上遂允其请，说者谓四明密揭保钱，故得留用。自是乙巳年工科钟兆斗例转，亦以论劾温中丞，因自请得留。盖钟亦四明入幕也，四维俱扫地矣。

按钱给事于癸卯冬，以妖书坐郭正域，因及次转沈鲤，故公论以此薄之，四明以此厚之。时推钱年例者，为署吏部事，户部尚书赵世卿，不先以白首揆，首揆怒其异已，遂改命侍郎杨时乔署印，赵初议假王时，意在存楚，偶与四明暗合，初非有心附权，其后为郭江夏昭雪者，因四明以波及于赵误矣。

钱给事之扫门无行，人人能唾之。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，亦自有因。府同知吴化者楚人，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乡同年也，时以听勘在京，适妖书事起，伏阙上疏，谓妖书出自新选教官阮明卿之笔。阮蜀人，又科臣钱梦皋之密戚也。钱不能甘，乃

抗疏直谓妖书出于郭正域。郭为次辅衣钵门徒，而流医沈令举，为正域门下食客，相举构造此事。又因沈令誉串入达观，以助康丕扬。钱之得罪名教不待言，而胡化之诬告阮明卿，总亦犬豕一流耳。

【考察胁免】自壬午以来，诸劾江陵者，多取显官去，尤而效之，争以建言自见，亦有知物议将及，先事而发者。以予所见，如乙酉年，南礼部郎马应图，论宰相权重，言官阿辅，谪为边尉去。时，太仓相公新出山，先知马疏所由，遂因论时事及之，谓年来溺谀成风，乃有市井儉邪，千人所指如马某乾，亦得借建言之名，以逃考察，其词甚峻。时去大计尚年余，至丁亥春南察，终不及马，则以马疏先被处也。至辛卯冬，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先以科场论同郡主事饶伸，为时情所薄。至是又以科场事，劾南京主试谕德陆可教，取中举人钱魁春，乃御史钱一本子，中式有私。时谓胡借以饰前疏之谬，欲免察典。及癸巳春大计，竟以不谨罢。则此疏为无益矣。至戊戌年，巡按甘肃御史许闻造论邪横大臣为侍郎张眷蒙、都御史魏允贞等，诸公皆负时望，且皆西北人。说者指为张建私人，因张去位，为之报复，且本浙人浙党，预为逃京察地也。白简纷然，攻之不遗余力，许外谪去。己亥内计，许虽不处，而恨之惜之者尚相半。近日癸卯甲辰间，径路已分，弹击四起，出奴入主，暗避明攻。乙巳一察，遂至钦留滋议，朝端聚讼，迄今不懈。又非余所得而知矣。

弘治癸亥京察之前，给事中吴彝、王盖自知有议，先事论吏部尚书马文升，马辞管察不允，卒斥二臣。而当时不以为非，察后又有疏辨者，马欲请再考，时考功郎中杨旦，执不肯从，

遂依先议。是时人心尚古，无旁器者为之佐斗，远非今日光景也。若嘉靖辛亥正月，锦衣经历沈炼疏劾严嵩，议者亦云逃察，以此重谴。此出仇口，何足损沈直声。

【贗书】史册中，如钟会作伪书以赚宝剑，及宋女奴习石介书诸事，皆意未真。乃近年如庚戌冬，有传浙江巡按御史郑环枢（继芳），寄一书于王给事宏庭（绍徽）者，云次年大计，欲处某某不下数十人，皆富平太宰心膂也。胡给事慕东（忻）持以示孙富平，其末又缀一行云：“嘉禾先生近生一子，想丈所欲闻者，并报。”嘉禾指沈继山也，盖孙、沈深仇，而俱无嗣，故作此语激之。孙阅之果大怒，即欲重处郑、王诸人，一日出以示少宰萧元圃（云举），且云此曹为谋险毒至此，非尽芟之无遗类，祸不止也。萧谛视良久，忽泚笔其上曰：“得非诈乎？”因孙老瞶，故作字示之。孙出其不意，甚惊恚，已而悟，遂篋此书不出。而王之例转，萧之被劾，亦胎于此矣。郑御史京师人，曾特疏发王聚洲（元翰）之墨，故西北诸公切齿焉。胡、王二给事俱太宰同乡，胡挟粉榆报恩怨，王宏庭虽秦人，持议特异，故并中之。胡之伎俩，似巧实拙，幸富平毫而拙，其计乃得售。使遇英敏之人，且立败矣！

【武弁王官】吏部选法，愚杂流壅滞，姑创为王官，以疏通之，名曰升转，实罢斥也。此法创于成化以后，今不可改矣。惟武弁则无之，钦依守把以上，非参劾无驱逐之理。况废而复起，不可方物。近年石大司马东泉，始仿王官例，创为添注一说，凡劣考者则注焉，有官无缺。亦救时苦心，然此辈素号锡镠酒壶，非考功法所可束缚，恬不惩创。石去位而添注亦不讲矣。

【一时六卿眉寿】本朝大臣享高寿者间有之，然未有聚于一时者。如华亭陆平泉（树声），以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致仕，则嘉靖辛丑进士也，得年九十七。海丰杨梦山（巍），以右都御史致仕，则嘉靖丁未丁进士也，得年九十四。蒲圻谢松屏鹏举以右都御史致仕，则嘉靖丙辰进士也。石埭毕松坡（鏊）以户部尚书致仕，则嘉靖甲辰进士也，得年九十三。俱在今上乙巳以后三数年间，其去国俱蒙优礼，及九旬俱受特使存问，身后饰终之典，尤皆崇备。若官未二品，寿止八旬以上者，又不胜纪也。盖上寿考作人之效，而圣寿无疆亦可卜矣。

杨太宰乞身时，其母夫人尚在堂，年百十四岁始告终。陆宗伯年五十九，始举乃嗣伯达少卿见其登第者十七年，又及见曾孙。谢中丞九十时，长公京兆君年七十余，扶持左右如婴儿，尤为难邁。

【文武同时各盛】嘉靖末年，孙文恪（升）为南礼部尚书，故左副都御史、赠礼部尚书、忠烈公子也，时长子鑑、次子鋐俱已登进士，鑑仕至吏部尚书，鋐仕至南礼部侍郎。其三子名犯今上御名，改名曰錡，继登第，仕至太仆寺卿。少子鑣，登今上甲戌会元，现为南掌院右都御史。其孙如法、如游辈，以甲第为郎署，为词林者尚多。又宁远伯李成梁，从偏裨起辽左，迹功至封伯世袭，事在今上初年。今以太保奉朝请，嫡弟成材为总兵，其长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屡为大帅，最后帅辽殁于阵，追赠少保，又荫一子为世都督同知。次子如柏，亦为辽帅，至右都督。第三子如桢，以锦衣荫，今现为管卫事都指挥使。第四子如樟，以都督同知，充贵州总兵官。幼子如梅，现为辽

东副总兵官，将登坛矣。又嫡侄如梧、如櫜，亦皆副总兵，一时文武各极其盛。李氏兜鍪骑士，非可比忠烈公阅，亦以战功迹劳至此，即唐李西平诸子所不论也。

【士大夫癖性】宋时蒲宗孟好洁，至有“大小洗面”、“大小洗脚”等号。同时王介甫则蓬首垢面，苏老泉至目为衣囚鹵而食犬豕。然二公皆名流，皆憎司马君实则一也。嘉靖中杨用修衣服起居穷极华洁，同时唐荆川破衲疏羹，垢敝不堪，然二公皆大儒，皆忤世宗早废则一也。盖好尚悬绝，各出禀受，何必尽同？近来士人以恶菲自处者，惟吾乡丁司空改亭（宾），家世富厚，所至嶮然不淄。然居处卑陋，坐一柳木椅，挂一粗布櫛，数十年不易。几榻尘秽，衫履鹑结，绝似一苦行头陀。又沈司马继山（思孝），清白之操不待言，然整鬢修容，老而弥甚，虬须铁面澡豆，不离左右，盥手日数十次不倦。即烟粉辈，未喻其洁也。两公俱以小友畜予，每见其举动，辄心折叹服。以其各有至处，非强饰也。

【士大夫伟状】士人生西北者，类多长身伟貌，自昔相传，风土使然。而实不尽尔，以予所目睹，今方伯朱恒岳（燮元），则浙之山阴人，中丞王斗暝（士昌），则浙之临海人，皆昂藏八尺，腰腹十围。朱饮啖能兼十人，其重四百斤。王稍逊之，然浮白数斗不乱，曾与余饮于马仲良所，坐人皆酒客，终席不能敌。王醒然而别，次日复会饮，王出其蟠桃杯以酌客，盖范禁帑所藏桃核锻成者。受酒升余，与余藏敌，以十度为率。余初负其一，勉强尽之，已觉半醉。王连负其九，引满而起，始犹颓然。及张烛后，复劝酬如初也。王起谪籍，量移比部郎。时同舍有王居于（文迈）者，京师人，辛丑进士，粗能诗，其

状最奇：长不过四尺，腹大如箕，腰背伛偻，步履蹒跚，远望之，宛然一蜘蛛也。每缀班趋省，出入必偕，观者填路。中丞喜谈笑，王居于亦善谐谑，每遇两人俯而相握手，仰而听启口，旁人无不绝倒。居于内人，颀而长，有才色，名闻都下，颇有轻薄子为俚词嘲之者。

士绅短小者，如予所识，泰和郭司马青螺（子章）、余姚孙刑部侯居（如法）、常熟瞿都运洞观（汝稷），皆渺小丈夫，貌类侏儒。然均为一时名硕，羽仪当世，真所谓失之子羽。

又内监徐姓者，长几及丈，肥亦称之，今上呼为徐大汉，其视王中丞，不及肩也。

【士大夫华整】故相江陵公，性喜华楚，衣必鲜美耀目，膏泽脂香，早暮递进，虽李固、何宴，无以过之。一时化其习，多以修饰相尚。如徐渔浦（泰时）冏卿，时为工部郎，家故素封，每客至，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，然后披衣出对。两人宛然合璧，无少参错，班行艳之。近年公卿间，例遵朴素，惟协院中丞许少微（宏纲）朱紫什袭，芳馥遥闻。时年逾知命，而顾盼周旋，犹能照应数人。此公居官以廉著闻，盖性使然也，又友人金赤城（汝嘉）太守，家无儋石，貌亦甚寝，每过入室，则十步之外，香气逆鼻，冰纨雾谷，穷极奢靡。至以中金为薰笼，又为溺器。而作吏颇清白，第负乡人债数千，不能偿耳。盖八识田中，带此结习，不能剷也。又如大司空刘晋川（东星），遇冬月则御纱袍；遇暑月，则披纁袍，问之，则曰：“力不办时服也。”冏卿冯谦川（渠）束带时，缺其二三膀，同寅皆笑之，恬不为怪。此则似出有意矣。

江陵时，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，制寿幛贺轴，俱织成青罽为地，朱罽为寿字，以天鹅绒为之。当时以为怪，今则寻常甚矣。今藩府贺其按抚，将领贺其监司，俱以法锦刺绣文字，在在皆然，价亦不甚蔓，盖习以成俗也。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，邑令辈至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，冒之漉器之上，御史安然享之。其人江西人，自甲辰庶常出者。

【二品直拜三孤】文臣至尚书，六年始得东宫三少，满九年始加太子太保腰玉。惟阁臣以辅弼之重，不拘年岁，或太宰间以六年得之，他曹不得比也。近惟长垣李霖寰大司马，以播功从忧中峻回少保，虽边功优异，然他人以十二年得者，李在田间得之，其故官又仅右都御史也。且三孤必带宫衔，而李竟无兼官，直至一品考满，进少傅，始兼东宫太傅。盖自盖靖初，张永嘉以文渊吏书得少保，无兼官，今始再见于长垣。

永乐二十二年，仁宗即位，加大学士杨士奇少保。李东阳、谢迁俱以尚书直拜少傅，时弘治十八年。上新即位。

○户部

【海上市舶司】太祖初定天下，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，设市舶司，司有提举一人、副提举二人，其属吏目二人、驿丞一人。后以海夷狡诈无常，迫近京师，或行窥伺，遂罢不设。洪武七年，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、广东之广州府，其体制一同太仓。其后宁波寻废，今止广州一司存耳。盖以宁波亦近畿甸，

为奸民防也。按市易之制，从古有之，而宋之南渡，其利尤溥。自和好后，与金国博易，三处榷场，其岁入百余万缗，所输北朝金缗，尚不及其半。每岁终，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，不关朝廷。我朝书生辈，不知军国大计，动云禁绝通番，以杜寇患。不知闽广大家，正利官府之禁，为私占之地。如嘉靖臆，闽浙遭倭祸，皆起于豪右之潜通鸟夷：始不过贸易牟利耳；继而强夺其宝货，靳不与直，以故迹愤称兵。抚臣朱纨谈之详矣。今广东市舶，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饷。若闽中海禁日严，而滨海势豪，全以通番致素封。频年闽南士大夫，亦有两种议论：福兴二府主绝，漳泉二府主通，各不相下。则何如官为之市，情法可并行也。况官名市舶，明示以华夷舟楫，俱得住泊，何得宽于广而严于闽乎？况迹年倭侵高丽，亦何曾问闽广海道也。

【劝农】汉大司农，为景帝所置。盖改秦治粟都尉，而列之九卿，又别设搜粟都尉总之，重农事也。《诗·七月》篇“农夫”注疏为“农田之大夫”，郭璞云：“今之墙夫是也。”束皙《劝农赋》云：“考治民之贱职，美莫美乎劝农。”盖晋时犹重其官如此。唐时节度出镇，尚兼营田使，而租庸使则以户部尚书领之。至宋时州郡守臣，俱带劝农使。元世祖中统二年，令各路俱设劝农司，最为近古。本朝宣德初年，添设浙江杭、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。成化元年，添设山东、河南等各布政司劝农参政，及府同知通判县丞各一员。嘉靖六年，诏江南府州县治农官，不得营干别差。其重农如此。至穆宗初，大槩出领江南龙袍，遂改劝农厅为织造馆，然余初有识时，尚见“劝农”旧扁于府署之门，今改换已久，问之人，不复晓各郡曾有此官矣。至于各大藩参政之设，久不闻铨除，然而无裁革之旨。意者并其事于粮道乎？